

历史中“人”在哪里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 谈口述历史
 胰岛素研究:1966 沉浮跌宕 爱国一生 跟随张闻天在驻苏联使馆工作 赤安(三边)事变归来今
 启功访谈 一位老神父的自述 上海市平反王申酉冤案的前前后后
 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知道他的下落 西南联大 追忆“勤行”的手艺 梁漱溟:执著探求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的思想家

王俊义 丁 东 主编

口述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俊义 丁东 主编

口述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述历史. 第4辑/王俊义,丁东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

ISBN 7-5004-5318-3

I. 口… II. ①王…②丁… III. 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8021 号

责任编辑 李天勇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李颖明

版式设计 木 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010—6403153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3

字 数 291 千字

定 价 21.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口述历史》编委会

顾 问 季羨林 唐德刚 戴 逸 冯其庸

主 编 王俊义 丁 东

执行主编 郭沂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晓光	印红标	李 辉	刘小萌	刘丽华
张冠生	定宜庄	陈徒手	杨奎松	柏裕江	郑仲兵
涂光群	徐友渔	笑 蜀	唐葆林	绛 云	郭沂纹
傅光明	雷 颐				

编者的话

最近几年，口述历史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每年都有多种口述历史的专题书籍出版，一些文史期刊也开辟了口述历史栏目。电视等大众传媒，纷纷推出以口述历史为特色的栏目，如中央电视台的《大家》和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这种文化现象不是偶然发生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新的历史转型期。从老年人，到中年人，都感到社会变化相当迅速，自己曾经熟悉的生活消失了，变成遥远的回忆。而迅速成长的新一代，普遍对上一两代人经历过的历史，相当陌生。人们感到，保存历史和传承记忆，已经成为紧迫的抢救性工程。这项工程也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保护和抢救有形的物质遗产，二是保存无形的精神文化遗产。口述历史，就是保存精神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方式。

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就是人能够用语言使记忆世代相传，用文字使记忆凝固为历史。人珍惜自己的经验，不论它是欢乐还是痛苦；人有强烈的欲望要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使之成为群体的记忆。人类不但能把个体的心理感受，变成群体的历史记忆，而且能把记忆从生存本能的需要，上升为文明进化的动力，这是任何动物所难以企及的。动物一代一代地繁衍，下一代的生存方式基本上是上一代的复制。而人类却不同。爷爷的时代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马车，父亲的时代就有了汽车，儿子的时代坐上了飞机，孙子的时代还可能乘宇宙飞船。工业革命以来，短短的几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前辈发现的科学技术，后辈不需要重复艰苦的发现和探索过程，凭着语言、文字、声音、图像，就可以把自己的经验传给下一代，让他们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继续新的探索。由此可见记忆对

于物质文明的传承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提倡口述史学，更主要的是在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因为记忆对于人类来说，不但关系到生存的维系、技术的延续、知识的传承，还关系到尊严的保持和道义的捍卫。有意识的删除和遗忘，对科学的发展、文化的传承、社会的进步，都有严重的负面作用。凡是成功的民族，后代总是以前辈的终点为起点，不断地向更高的境界攀登，文明才能像一个牢固的链条，一代又一代地延伸，壮大。这种理念，正在为更多的朋友所认同。这正是口述历史受欢迎的原因。

《口述历史》丛书出版以后，经常遇到一些朋友表示有参与的愿望，但又不清楚应当选择哪些人物作为采访对象。我们在第一辑编者的话里虽然表示要给予重要人物的历史活动和平民百姓的历史命运以同样的重视，但作为丛书的编者，我们还是希望选择采访对象时优先考虑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历史转折点上的当事人或目击者。普通人的命运当然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普通人的命运中并不是每一个细节都有同样的意义。如果历史的某些环节被遗忘了，被遮蔽了，普通人的回忆恰恰能弥补这个环节，它才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

口述历史作品发表之后，在细节的真实性方面有时会受到批评和质疑。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人的记忆力是有局限的。口述者对往事记忆有误，是很难避免的。他们在评价自我时，有所避讳，或有自夸的倾向，也是人之常情。作为口述史学的采写者或整理者，如果能够通过自己的案头工作和追问，尽可能复原历史的真相，固然值得提倡。但有些真相一时说不清楚，或有歧义，先以忠于口述者原意的方式记录下来，公之于众，供别人讨论比较鉴别，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口述者在讲述自己的经历，同时也是在评价历史。我们希望看到深刻的历史反思，但又不能苛求口述者对历史都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加以反思。在这方面，还是应当有一种包容的态度。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关心和参与，让我们这套丛书越来越好。

谈口述历史

何兆武

历史是指人类过去所发生过的全部活动，所以它理应是包罗万象的。故而一部翔实而完整的历史著作，也应该是包罗万象的。但这一点在事实上却又难以做到。重构过去的全部，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像是画家那样，即怎样以他的画笔表现出自然界所呈现在他面前那片良辰美景的精髓。不过这里面更多地却是他本人的创作和他个人的领会。

人们通常所谓的历史往往是指写了出来的历史著作，人们的历史认识是从历史书里得出来的。但是书并不等于就是历史本身。它并不能就使读者了解历史本身究竟是怎么回事。历史事实被翻译成了文字，而文字总是由人想出来并写出来的，它并不等于历史事实本身。这里既有作者构思的局限性，也有读者解构的局限性。凡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件，读到别人的文字表述，总会感到不可能与自己的亲身的感受完全吻合。

尤其应该注意到：历史书总是由胜利者一方所写的。如果是由失败者的一方来写的话，那必然会大有不同。一个历史学家总会有其局限性，所以总不可能了解历史真相的全貌。他的理解和表述总不免受到他个人的种种局限性的制约。所以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文学要比史学更为真实，因为文学更能揭示并表现人生的真实。历史学家刘知几就认为应该由私人而不应由官方来修史。官方修史是为了美化官方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主持修史的学者既然是官方的代表，所写出来的也必定是官样文章，其目的并不是要使人认识事情的真相，而是要人们认同官方统治的伟大、光荣与正确。这就是读野史要比读正史更能使人窥见历史真相的原因，也是野史价值之所在。

野史既是个人自己亲身的见闻，其可信度自然要超过冠冕堂皇的官方说教。野史或出自当事人亲自的手笔，或则是别人访谈的记录，后者即是口述历史。口述历史往往比当事人的回忆记录更有价值。其所以可能如此，就取决于访谈者本人的水平。法拉奇 (Fallaci) 女士是一位当今极负盛名的意大利女记者，她最当行出色的本领就是擅长提一些涉及要害的问题，使受访人无从回避。她访问邓小平时，就问：开会时，你是总坐得离毛泽东远远的，是吗？邓小平答道：是的。她接着问：为什么？邓小平答道：我不喜欢他那家长制的作风。试想：如果是邓小平写自己的回忆录，他或许就不会提到这一点了。正是由于访问者的另一个角度，所以有时口述历史的价值或许高于自传。

二战以后不久，就出版了许多当事人的自述，也包括有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日记和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长齐亚诺的日记。其目的当然不是刻意要宣传法西斯主义，而是要为历史保留下来原始材料。当事人的说辞必然有其多方面的重大局限。首先，他不可能公正地看到当时的全貌，所以必然是片面的、零碎的。其次，当事人必然要受到自己认识的局限和思想与感情的支配，所以就不可能完全正确乃至完全不正确。第三，为了美化自己或推卸责任，总会有某些隐瞒或歪曲、粉饰或维护，故而免不了说假话。即是如此，这却仍然不失其为第一手资料。因为在某个问题上，他为什么要说假话，这个假话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这些本身就都是第一手的资料。那和官方史家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而编造或歪曲史实，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口述历史既然是当事人的口述，所以总归不失其原始史料的价值。

历史是亿万人的共业，不是伟人个人的记功碑，而更应该是芸芸众生的生活与思想的记录。一切正史都只着眼于伟大人物的伟大事迹；一切正史都只着眼于少数人的丰功伟绩，而忽视了作为历史主人的亿万人民的真实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口述历史的对象不单是伟人，而且有平凡的草民百姓，这使读者更能贴近并领会活生生的历史及其活生生的社会内容。了解芸芸众生的苦难与欢欣，才可能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历史绝非仅限于伟大的帝王们的神功圣

德的记功碑和颂圣诗而已。

上世纪多年来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教授一系列口述历史著作的问世，大大有助于开拓口述历史这片广阔的新天地。他对胡适、顾维钧、李宗仁等人一系列的口述历史，不但使读者有恍如直面其人的感受，而且充分反映了记者本人的亲身感受及看法，使读者多了一个参照系，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为一般历史著作所看不到的，从而有助于读者开拓新思路和新视界。近年来我国也陆续出版了不少口述史，但显得支离零散，缺乏完整的、系统的构想。即如对“文革”，目前在校的青年学生已茫然无知，更没有任何亲身的感受；即使听人讲起来，也仿佛有点像是在听天方夜谭，难以相信世界上还居然真有过那样的事。不过，对于年龄大的过来人而言，则今天所见之于文献记录的，还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我们今天可以花费若干亿的人民币来修一部清史，是不是也可以、或者应该以相应的投入来搜集（且不谈编纂）当代史的资料呢？其“文革”距今已三四十年了。再过三四十年，恐怕没有可能再有什么亲身经历的人了。二手、三手的传闻，总不如第一手的资料翔实可靠。为什么不去及时抢救，眼看着文物的消亡呢？

每个人都有其亲身经历的历史，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留下来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感谢当今科技的进步，我们今天已经有条件能够更方便地进行口述历史的工作了。谨祝能有更多、更好、更真实的口述历史来取代以往某些存在歪曲与伪造的历史著作，还历史以其真正的面目。真实能给我们以智慧，以免重蹈过去的愚蠢、无知的覆辙，这应该是我们所期于今天的史学工作的。

目 录

1 编者的话

3 卷首语 谈口述历史

何兆武

评 议 与 思 考

3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

——在“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

开幕式上的讲话

朱佳木

8 历史中“人”在哪里

——关于“口述历史”的跨文化对话

李小江 上野千鹤子

名 流 青 史

27 梁漱溟：执著探求人生问题和中国

问题的思想家

梁培宽口述 许水涛采写

87 周有光访谈录

周有光口述 张宜采写

113 归去来兮

——东北抗日义勇军老战士谷梦麟访谈

谷梦麟口述 陈伍国 顿时春整理

逝 者 留 声

135 启功访谈

——民国时期北京画学研究会及

北京传统画坛情况

启功口述 莫艾采访

141 赤安(三边)事变

刘景范口述 刘尚雅整理

159 沉浮跌宕 爱国一生

——我的父亲包尔汉传奇人生的一些经历

苏尤木 乌依古尔·沙依然口述 陈伍国 顿时春整理

长 卷 先 睹

187 上海市委平反王申酉冤案的前前后后

周克口述 顾训中整理

195 跟随张闻天在驻苏联使馆工作

何方口述 邢小群采写

百 姓 沧 桑

219 胰岛素研究:1966

李根培口述 熊卫民采访

246 “勤行”的手艺

张强口述 定宜庄采访

261 一位老神父的自述

田维耘口述 张彧整理

272 钻石婚

范小梵口述 朱新地整理

298 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知道他的下落

——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之一

俞秀松夫人访谈录

安志洁 俞寿臧口述 王岚整理

310 西南联大琐忆

王英昌口述 俞景华 王寻采写

评 议 与 思 考

-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
——在“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 历史中“人”在哪里——关于“口述历史”的跨文化对话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口述史学

——在“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2004年12月11日)

朱佳木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
同志们，朋友们：

我非常高兴能参加“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非常高兴能和史学界的同仁们一起探讨口述史这门当今备受学术界关注的学问。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论坛的东道主扬州大学表示衷心感谢，向扬州大学的师生们致以良好祝愿！

十多年前，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时，为了撰写老一代革命家的年谱，曾经拿着录音机，采访过一些知情的老同志，整理过访谈笔记，有的还经被访谈人审阅后发表过。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从事口述史工作；即使后来知道了口述史是一门新兴学科，但究竟什么是口述史，自己仍然不甚了了。只是因为这次应邀来参加口述史论坛，临时抱佛脚，现找了一些有关的书和文章学习，这才对口述史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

究竟什么是口述史呢？据我所知，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我认为，从广义讲，所谓口述史应当是指历史工作者利用人们对往事的口头回忆而写成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有着悠久口述史传统的国家。孔子著

《春秋》，就运用口头传说追述了唐、尧、虞、舜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大量引用口述史料，从而使笔下的秦始皇、荆轲、陈胜、刘邦、项羽、韩信等等人物显得栩栩如生。但是，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之上的，而传统口述史的致命弱点恰恰是，或者口头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者历史工作者在记述某种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失真的情况，从而有损作为主体的历史的科学性。因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人类发明了录音机，以后又发明了录像机时，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历史工作者利用现代声像技术手段访问历史口述者以保证口述史料不失真的方法。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史，正是这种由史学工作者与口述者合作的建立在录音、录像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口述史。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口述史学，也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无疑，这个意义上的口述史和口述史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与国际史学界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合作的不断深入，和录音、录像设备的日益普



朱佳木院长(右五)在“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上讲话

及，现代口述史也逐步发展起来，并有不少成果相继问世。例如，扬州大学立足本地，开展了有关辛亥革命和扬州人物的口述史实践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和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也在对近现代国共两党人物和思想文化界名人，以及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问题的研究中，进行了口述史的有益尝试。但从整体上看，我们无论在口述史实践还是口述史学科建设方面，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因此，由史学界召开这个口述史的高级论坛，回顾和展望中国大陆的口述史工作，交流近年来口述史工作的经验，研究口述史的学科分类和学科建设问题，讨论并设法制定口述史的工作规范、标准和原则，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我国的口述史发展及其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口述史是建立在口述基础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为了保证口述本身的真实性，口述者的口述无论是以人物，还是以事件，还是以专题为中心，都应当是他的亲历、亲见、亲闻，就是说，应当是“活史料”。显然，这一要求在古代史研究领域是无法做到的；就是在近代史研究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难以满足。相比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以及地方志当代部分的编修，恰恰是最适宜运用口述史方法的领域；同时，历史研究和地方志编修中的当代部分，也是口述史最能大显身手的时段。因此，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地方史研究，以及地方志编修的学者，应当高度重视口述史工作，并和口述史学的研究者密切合作，共同推动口述史学科的发展。

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一种成果形式，也是一种新的理念。它突破了以往历史著述偏重于政治和上层、较多地“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的变迁、人民大众对历史的认识更多地走进了史学领域，从而有助于把“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结合起来。这种新的史学理念，特别适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大家知道，国史研究是从中共党史研究中分离出来的，国史研究离不开党史研究。

但是，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无论在研究范围上，还是在研究重点、角度上都有很大不同。国史不仅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参政党的关系史，而且要研究其他参政党本身的历史；不仅要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而且要研究国家政权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教育史、军事史、民族史、宗教史、社会史、体育史、卫生史、灾害史等等，甚至还要研究民间风俗、服饰、饮食、居住、交通等百姓日常生活变化的历史；不仅要研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策过程，而且要研究各级政府是如何组织实施这些决策的，各族人民又是如何在这些决策的指导和影响下从事各自工作的。国史研究的这些特点使它相对党史研究来说，更加需要通过开展口述史来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活跃自己的研究思路，并弥补史料之不足，丰富写作之内容。

任何一门学科，只要它是科学的，就必须有自己的学术规范。现代口述史作为历史科学的分支学科，自然也有它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学术规范。例如，口述史工作计划的形成，访谈者与访谈对象契约的签订，访谈前的研究准备，访谈中的录音、录像技术要求，访谈后的记录整理补充，口述档案的存放、保管，口述史成果的发表形式，以及著作权的归属等等，都需要有一套为学术界公认的规则。这方面，是不分中国和外国，也不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大半个世纪中形成的口述史工作的有益经验，我们可以也应当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们同时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我国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自己优秀的治史、修史经验，在口述史的学科建设过程中，我们也要充分吸收和利用这笔丰富的民族遗产。另外，口述史既然属于史学范畴，它就和其他史学分支学科一样，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由于口述史主要适用于当代史研究，因此，它与现实的距离较近，政治性也更强一些。我们在开展口述史工作和进行口述史学科建设时，更要注意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始终站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要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